

洗塵法師對佛教的貢獻

——悼念本院創辦人洗塵法師——

創建香港妙法寺

創建世界佛教中心

創辦內明雜誌

創辦各級學校

開創「佛教短期出家」的先河

附錄：我認識洗塵法師的一段緣

葉龍

洗塵法師對佛教的貢獻

葉龍

洗塵法師，遼寧復縣人。一九二〇年生，一九九三年圓寂。俗姓宋，法名思賓，號洗塵。一九三〇年在復縣潮海寺，照同長老爲他剃度出家，三年後考入瀋陽萬壽寺佛學院就讀。由於他的聰慧勤學，畢業後各寺爭相延聘，便兼任了龍鳳、潮海、清泉三寺的住持，他的卓越才華，爲世人所敬服。他到香港後的宏揚佛法事業更爲輝煌，其犖犖大者如下：

創建香港妙法寺

一九四二年，洗公在長春般若寺從定西長老受具足戒。不久，又到青島湛山寺從校虛大師學佛學；一九四八年到達香港。首先掛錫香港荃灣東普陀寺。兩年後與金山法師創辦了妙法精舍，先在香港樓梯台，於一九五六年遷址半山區衛城道；繼在一九六〇年於九龍屯門藍地創建了妙法寺，在洗公的苦心經營下，七十年他又籌建了規模宏偉的萬佛寶殿。妙法寺成爲遐邇聞名的香港名剎，信衆聚滙一堂，教風不振，聲譽日隆。

創建世界佛教中心

妙法寺可以說是復興中國佛教及溝通國際佛教的基地。在七十年代中，洗公和長駐美國紐約的敏智老法師創辦了世界佛教中心。洗公的宏願是要以世界佛教中心作爲對歐美傳播佛教的道場，正如仁俊法師所說：「當其時，大陸佛

教正被破壞得嚴重而慘酷，他二位（按指洗公與金山法師）心心念念關注祖國佛教，激發出無限無已的憂慮和憂患，抱着無量無畏的行願，奮志奮力地籌建莊嚴雄偉而實用的妙法寺，一面為大陸佛教承續慧命，給予大陸僧伽最新的希望；一面從高瞻遠矚中作為溝通而發展國際的策源地，如此的遠慮與前瞻，瞻識與根性，奉獻與淬礪，真可謂不負佛囑者。」足見洗公在香港及紐約建立道場有其遠大恢宏的心願。

創辦內明雜誌：

洗公是內明佛教月刊的創刊人兼督印人。本屬弘揚佛教的一個綜合性刊物。先由沈九成居士主編，（按：後來沈居士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妙法寺出家，皈依金山法師，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在港圓寂。）將其部份佛學論文，抽出印成《內弘明集》，一時洛陽紙貴，轟動佛教界。就是在洗公的領導下，《內明》樹立了「依法不依人」的優良傳統，而且洗公堅持不為小團體作宣傳，正如蔡惠明先生所說，洗公創辦《內明》，可說是「龍天推出，諸佛讚嘆。」

創辦各級學校：

洗公認為要宣揚佛教思想，宏法利生，首要在發展文化教育，興辦教育，於是興起創辦各級學校的計劃，而且即知即行。例如：

一九六一年，將內明書院從大嶼山東涌搬到妙法寺，禮聘敏智長老擔任院長，稍後增設英文中學部。一九六八年附設大學預科。到了八十年代，因學校發展良好，現已由私立改為政府津貼的中學，校名今已改為陳呂重德中學。但仍屬妙法寺管轄，自洗公圓寂後，該校校監則由妙法寺住持修智法師接任。

一九六六年在藍地地區創辦津貼小學。次年開辦內明幼稚園。

七十年代初期，妙法寺增設政府津貼的劉金龍中學，此校為純女校，七十年代末增設大學預科，包括中六、中七

之文理科，由於成績良好，現在成爲新界區津中的名校之一。

一九七〇年，洗公在台灣，先在台北創辦十方叢林佛學院，聘請智法師及南懷瑾教授協助管理。同時又與台中縣萬佛寺合辦十方叢林佛學院，聘請聖印法師爲院長，後者招生有三十多人，四年畢業，首屆畢業者十多人，其中亦有轉來香港能仁學院唸書，而獲得學士碩士學位者。如果不是洗公患病多年，台灣方面的佛學院必有更大進展。

一九六八年，由洗塵法師爲會長，寶燈法師爲副會長的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議通過籌辦佛教大學；這主要是洗公推動下促成的。同年假妙法寺舉辦水陸法會，籌措建校基金。一九六九年五月宣佈正式成立「佛教書院」（後改稱能仁書院）、聘覺光法師爲院長，白志忠先生爲教務長。大專部設立佛學、文史、英文、社教、藝術及工管六系，並設大學預科文理組，首年共招得一百二十六位新生。先後並獲得中大、港大、倫大通知大預生得參加該大學入學試。一九七〇年僧伽會斥資百萬元，購得毗鄰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七層校舍，將大專部擴充爲九系，並增設香港佛教英文中學，亦爲能仁書院附屬中學。同年九月開課，學生增至八百八十餘人。十月並向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立案。據洗公說，購下了荔枝角道地皮後，沒有興建上蓋的錢，由寶燈法師慷慨借出座落港九的屋契數張，按揭給銀行，獲得貸款，才得以興建七層高的上蓋；接着又購下能仁後座毗鄰的醫局街舊址，是一幢七層高的校舍，加以刷新，使能仁書院一面開設日間及夜間部的文商各系大專，同時附設有三十餘班的完全中學，到八十年代中，能仁書院附中成爲政府津中，改名爲慧遠中學。

同時，在荃灣九咪半的弘法精舍，五十年代曾由樸虛大師主持的香港學佛院，在八十年代中開闢爲香港佛教英文中學，亦即能仁書院的附中，最盛時期有上下午共三十班，學生逾一千人。因校政成績良好，現已成爲政府津中，改名慧文中學。已遷往屯門新校，但仍爲佛教僧伽會的屬下中學。

由佛教僧伽會與辦國家政府正式承認的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這是洗塵法師領導下作出的對佛教高等教育的大貢獻，亦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大貢獻，這實在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

洗塵法師識見遠大，悲願弘深，他續發願下大決心要辦研究所，遂於一九八〇及八一年，先後成立哲學研究所及文史研究所為發揚佛學及中國學術文化增設一理想的學術研究機構。現在每年由教育部核准哲學所人每年可招收博士生四名及碩士生八名，文史所碩士生八名。一直以來能仁書院及研究所的畢業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由中華民國教育部頒發，並備受歐美、加、澳、日各國重視及認可學位。

開創「佛教短期出家」的先河

洗塵法師爲了鼓勵四衆信徒出家，靈活地開創了每年在妙法寺舉辦短期剃度出家大會。這種短期出家制度是讓有心體驗一下出家生活的人，給他一個機會，也可能因此而皈依佛陀、出家爲僧尼。蔡惠明先生稱贊此種制度的好處說：「出家要受與在家不同的兩種戒法：一是沙彌十戒，就是在五戒基礎上再加不奢華鬘好香塗身、不歡舞伎樂、不觀聽、不坐高廣大牀、不非時食、不捉（拿）金銀財寶等五戒。二是具足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授戒須設戒壇，在三大師、七尊僧監督下進行。如不遵照戒律，謂不得戒。……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迄今流行成年男子一生必須出一次家的習俗，雖國王亦不例外。出家期一般爲一個雨季（三個月），到期可按自己的意願還俗或留在寺內。這些準僧人都要剃髮（短期出家的女衆可免剃），受持十戒，穿着海青、過早晚上殿、集體齋食、作務的生活。這種短期出家猶如培訓，可以了解和體驗出家人的修行和生活，淨化自己的身心。」二十多年來，這種由妙法寺開創的短期出家剃度，不但在港九地區流行，也傳播到台灣地區，使信佛的居士們也能嚐一下出家人的生活，播下菩提道種，這又是洗公所倡導的無量功德。

洗公在香港對佛教所作出的貢獻已作了概略的敘述，但他在台灣及美國所開展的佛教宏法利生工作祇是略爲提及，尚待未來補充。但可以肯定的，洗公將爲中國佛教史上一位著名高僧，殆無疑問，列入近代高僧傳中，爲歷史所傳誦。他對佛教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將永垂不朽。

附錄：我認識洗塵法師的一段因緣

有
我幸能認識洗塵法師，也可以說是一個偶然的緣。記得在一九七四年的暑假，大概是八月中旬的一日，我在嶺南書院（按：嶺南書院之前身即廣州嶺南大學，在香港復校，那時尚未改稱嶺南學院）文史系擔任講師兼助理訓導長兩年後離任，正打算安排新的教學工作。我住在美孚新邨的一位老鄰居——聖惠法師，她是一位慈祥的老比丘尼。因為是鄰居，平常大家都是互相照應，守望相助。記得中間隔了一伙區先生夫婦，區太太是羅時憲老師的高足，我們三戶人，平時都很談得來。聖惠法師還常常勸我去聽由台灣來港的道源老和尚在界限街的佛教圖書館講大乘起信論，道源法師多次來港弘法，因此我也多次去聽道源法師講經。我之正式聽佛教高僧講經，可說拜聖惠法師之賜。

有一次，可能是我告訴聖惠法師我已離開了嶺南書院，於是她說：「葉先生，我有一位老朋友是洗塵法師創辦的妙法寺的董事。洗塵法師幾年前辦了大專能仁書院，找一個日子我請這位董事帶你去見洗塵法師，你既教過新亞、嶺南等多間大專，請洗塵法師安排你在能仁書院教書是最適合不過的。」由於聖惠法師已知道我曾在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中文系教過七年的大一國文，加上教了兩年嶺南書院，所以，她知道我任教能仁書院絕無問題。

隔了幾天，這位董事陪同我到了新界藍地的妙法寺。在舊建寺院的客廳裡，洗塵法師與我兩個人竟然興緻勃勃地談了一整個下午，大約是從下午一時直至六時。人說洗塵法師健談，果真不虛。他那時不到六十歲，圓圓的臉，威嚴中帶慈祥，端莊中具和靄。我於是把我來香港的經歷和進新亞書院唸書繼而入新亞研究所，再而教書那一段十餘年的經歷和後來到嶺南教了兩年而又離開該校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的對他老人家說了箇明白。他老人家不斷的頷首表示滿意，有時表示欣賞；有時表示同情；有時又表時驚愕。

接着我又講了初中時代的佛教有緣的一段故事。那是抗戰末期，我考入新昌中學，我從出生地紹興避日寇蹂躪逃

到新昌縣的一個名叫黃渡裏小鄉村居住。但當時日寇仍會由縣城偶而出來向附近鄉村騷擾擄掠。爲了安全，當時的新昌中學便搬到智者大師創立天台宗的發源地天台山，在深山中的萬年寺作爲臨時校舍。那兩年物質生活極度艱難的歲月裡，我們四百多名師生却是意氣奮發，面對艱苦而勤奮學習，師生也團結如一家人。在這兩年中學生活中，我們常去半日路程的天台山的名勝古蹟作遠足之遊，如方廣寺的石梁飛瀑、高明寺的智者大師舍利塔、貝葉藏經、還有智者大師的衣鉢，我們都見到了，又如瓊台夜月、華頂歸雲、國清寺的隋梅，我們也都欣賞過了。很難得的，我們僅僅只有一次的爬上華頂山峯觀日出，居然也圓滿地給我們欣賞到了。因爲山頂常有天氣陰雨的時候。我當時向洗塵法師講述這一段經歷時，他老人家似乎特別聽得入神，也特別有興趣，因爲他本人與天台宗的幾位前輩高僧有親切的關係。因此，隔了幾年以後，我在妙法寺主辦的劉金龍中學執教的某一天。（按：我在劉中教了四年。）他見到我提起問我願不願意出家，他似乎示意，如果我跟從他出家，他便會送我去美國。雖然，這沒有成事，但我心中還是感謝他對我的厚愛與關懷。

再講回那天下午的傾談，洗塵法師告訴我很多人生的奧妙哲理，和很多鼓勵安慰的話。他也當然知道我是離開了一間大專，有需要再回到另一個教育崗位上去的，可是也竟沒有問及我未來作何打算，我也不好意思冒昧地第一次見面就要他老人家給我安排一個教學的工作，雖然明知妙法寺辦了兩間中學——劉金龍中學與內明書院，那時後者尙是私立中學，而且在九龍荔枝角道與醫局街的兩幢校舍裡，是辦了能仁書院以及附屬中學的，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提起，直到我要起身告辭，當我一隻脚已跨出客廳門檻時，我猛然回身再踏入客廳，大膽地詢問他老人家，道：「洗塵法師，我有一個問題向請教你，就是有兩間私立中學都願意請我，一間在元朗，一間在荃灣，若然社團不同，應該如何取捨爲是。」洗塵法師一聽我提出這個問題，便興奮地朗聲對我說：「那我們能仁書院也可請你啊！我們能仁書院有大專部，也有附屬中學部，你可同時兼教，明天上午我電話告訴白志忠院長，你稍遲一些與我聯絡吧，看看結果怎麼樣。」（按：當時能仁創校第一任院長是退休教育官黃國芳先生，白志忠先生但任副院長，實際上，當時學校的行政

工作，都是由白志忠先生執行的。這時我纔恍然大悟。洗塵法師並不是不想請我，只是覺得我曾教過的是新亞與嶺南，待遇一定會比較高，他就不好意思開口要我去能仁任教。早知如此，我早該向他老人家表明，我是不計較待遇，原是想進能仁執教的。

第二天中午，我向洗塵法師電話聯絡。他老人家愉快地告訴我說：「我已經與白院長講過了，他會安排的，你快去見他洽談便是。」於是到了荔枝角道，見了白院長，便安排我在大專部的夜間開了一門課，上午是在醫局街的中學部兼教幾班文史課程。過了幾天，白院長很關心我，問我願不願意再在下午上課的大專部開兩門課。我當時因下午有事，便推辭了。隔了一個時期，已是一兩年之後，有一次見到洗塵法師，他特別告訴我說：「你是我唯一推薦給白院長的人，因為一向以來，所有的人事安排，行政運作，都是由白院長一手作主的。我是從不推薦人的。」我心中暗暗覺得頗為值得自傲：「我是唯一由創辦人洗塵法師推薦的啊！」但一直沒有說出來，免得被人取笑自己想出鋒頭。後來，白院長由起初那年給我開了一門課，接着遞增至開三門課，我對白故院長始終是心存感激的。開的課程兼及中國文學、歷史及哲學有時還為辭職的教授代課。例如尚重、廉老友病逝，他的明史由我代教。

那次與洗塵法師談話，他還告訴我說：「白志忠是我的老師哩！」當時，我內心頗感詫異。如果說：倓虛老和尚是他的老師。那是毫不使人懷疑的。因為洗塵法師要在荃灣九咪朱弘法精舍的學佛院，當時由倓虛大師主持，聽他講經，那一點不出奇。怎麼，白院長會是他老師呢！原來洗塵法師來港後，起初生活極為艱苦，金山法師告訴我，那時他們買一二斤豆腐渣，用菜油炒一下，放點鹽，要吃幾天哩，後來香港樓梯街的艱苦時代過去後，在香港衛城道與金山法師建立了妙法精舍；又在新界藍地與金山法師建立了妙法寺，弘法工作已經順利展開了，他又想到要與辦佛教教育事務。當時從洗塵法師口中得知，爲了要創辦學校，他老人家便去中文大學繳學費，做學生，聽白院長主講的校外課程——「如何做中小學校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洗塵法師爲了要興辦教育，便不惜以佛教界的領導，堂堂大法師之尊，親自去學習辦學校的方法，這種精神真是了不起。

有一年的農曆正月初一，我去香港衛城道妙法精舍向洗塵法師和金山法師拜年。記得我帶去的是一罐餅乾，洗塵法師接了我這份微小的禮物，高興地說：「我擺放着會慢慢吃的。」當時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有糖尿病，幾年之後才獲知這事，心中覺得十分歉意。接着洗塵法師問道：「你是來拜佛的？」其實，我當時是向他老人家去拜年的，但既然他這樣問了，也就不好拂逆他老人家的善意，便說「是的」。於是便一起參拜了。因為這是拜萬佛懺，顧名思義恐怕要屈膝跪拜一萬次之多吧！我雖然是遲到，跪拜的次數也不少，由於沒有習慣，膝蓋痠痛了好幾天。

拜佛中間是有多次休息的，其中一次休息時，洗塵法師突然對我說：「你不想做中學校長？」原來那時他的同道寶燈法師和暢懷法師等董事準備在元朗辦一間普賢書院。洗塵法師知道這間新辦的中學年初一下午正在九龍界限街的佛教圖書館召開董事會議，籌備建立普賢書院並決定校長人選。所以他有此這突如其來一問，使我受寵若驚，當時錯愕了一下，後來思量了一下，才說：「那會有甚麼人請我做校長呢？」洗塵法師接着問道：「你願意做嗎？你懂得怎樣做嗎？」我回答道：「如果有機會，我會遵照董事會的意思去做的。」於是他找了一位也在那裡拜佛的青年女居士用英文問了我多個問題，大概有十多分鐘吧。」到了下午，洗塵法師認可了我的英文水準，便同我一同乘搭的士過海到了九龍的佛教圖書館。

到了目的地，他讓我在圖書館看書等待，他進入了會議室大概有半小時多。其間，他一定是提出推薦我擔任普賢中學校長的事，後來他離開會議室準備回妙法寺時對我說：「我要回藍地妙法寺了，你等他們會議完畢出來，便會告訴你的。」不久，後來擔任普賢書院校監的暢懷法師很誠懇的對我說，大意是：「由於事先已與一位已退休的校長的老先生（已忘其名）商洽好了，請他擔任校長，現在先請我做副校長，待一或兩年後，老校長退休後，由我接任。」當時暢懷法師允許給我的月薪還比老校長多一百元，可見其邀請的誠意。我認為先有一兩年中學行政經驗也很好，也同意了。於是暑假期間每天去元朗協助籌備開學事宜，甚至運用油漆寫的大字白布街招也由我寫了張掛在校門外。

這樣過了十天左右，我去見洗塵法師，告訴他事情經過，心想他老人家一定心中很感欣慰，想不到他的答覆使人

大感意外，他說：「這位老先生恐怕不易辦得好，因此爲我略知他過往的辦學經過。你做副校長，就不要去做吧！你已爲學校服務了多天，就當作奉獻吧！爲甚麼勸你不要接受呢？因爲如果學校辦得好，那是校長的功勞；如果辦得不好，你就也得負責。所以就不要去好了。」我就遵從他的吩咐，辭了此職。其實，我心中本來是有不妨試試，以便取得行政經驗的打算的。但另一方面，我內心十分感激洗塵法師對我的愛護。他對後輩提携之心，於此可見。但一方面對普賢書院的校董會心中有點歉意，但相信暢懷法師也是會諒解我的。於是我繼續在能仁書院的大專部任教。

這事以後，洗塵法師還幫助我安排進入妙法寺主辦的劉金龍中學任教。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七月間，洗塵法師通知我，劉金龍中學正要增聘若干位各科教師，要我某一天去跑馬地的佛教僧伽會的辦事處面試。當時我驚奇地問洗公我事先沒有寫應徵信，是否會有問題，洗公說：給你臨時插進去便可以，沒有關係的。當時面試各應徵老師的，便是洗公與梁剛校長，面試後我被錄用了，這都是洗公對我的厚愛。這以後我一直在劉金龍教了四年，直至轉到另一間政府津貼中學擔任高級學位教師，即文史科科主任。

在劉金龍中學的四年裡，有一年正值洗公六旬大壽，記得當時劉金龍及內明兩間中學的教職員與妙法寺的同仁一齊爲洗公祝壽，團聚一堂。當時洗公在祝壽會上仍是念念不忘如何擴展他對世界各地的佛教宏法事業，對未來除了保留一部份仍在香港宣揚佛教及辦理佛教教育外，還談及他計劃去台灣及美國如何擴展他的佛教事業，可見他老人家對佛教事業那種勇猛精進奮鬥不懈的精神是不斷邁進的。

在劉金龍任教期間，又適逢妙法寺的萬佛寶殿落成開光典禮。記得開光盛典那天，不但各地來的嘉賓擠滿了整個大殿，連四周的廣場也是擠塞得水泄不通。車水馬龍，人山人海，不但港台兩地的高僧都到來了，連外國的高僧，包括泰國的僧王都來參與，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性紀念意義的佛教盛會，我能身歷其境，感到十分幸運。

在劉金龍還有一件意外，某天快下課的中午時分，有同事通知我有朋友請我吃齋，我感覺驚奇，到了齋堂，原來是我以前在荃灣某校的舊同事來妙法寺遊覽，並順便吃齋，知道我在劉金龍任教，便邀請我同席，使我十分驚喜。洗

公出來，剛好經過飯堂，見我們在用膳，我便向他老人家說明這兩桌用膳的來賓是我的舊同事，洗公便慷慨的說：「不要付錢，算我請好了。」後來我的舊同事堅持要付錢，當然連我吃的也是舊同事招待我的。我是主人，本應盡地主之誼，反倒要他們請，心中實在過意不去。洗公的好意，善待我的舊友，盛意可感，使我衷心感激。

我在劉金龍服務四年，同事相處都很融洽，其中有我的老同學、校友和新同事，我們曾經去澳門旅遊，曾經去新界的同事家中訪問並野餐，同學也很純良，秩序很好，成績也很好，可說是新界區的政府津貼的名中學。只是有一次，管教務的一位同事處理同學的問題，使我不能認同，我便決定辭職，當時我曾向洗公諮詢。他對我說：「如果是私立大專，便不要去，如果政府辦的，且有較高的職位，那我倒也不反對你去。」後來我沒有去那間大專，（這間大專現在已成爲政府資助的大專。）去了一間政府津貼的中學擔任了文史科主任，雖然待遇與職位高了些，但學生的質素較差，管教起來相當辛苦，但也只好「既來之，則安之」了。一方面我仍然懷念劉中時代的愉快教學生活，一方面我的離開劉中，心中過總覺得對洗公有一種無限的歉意。因爲是他安排我進來教書的。

洗公圓寂前的最後幾年，靜居妙法寺養病，友生不便去打擾他老人家，我祇好見到住在妙法寺的人，問問洗公的近況，聽到「洗公身體還好」的答覆，心中尚可得些安慰。今洗公已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圓寂，倏忽已將近一年有半，回想洗公在時對我種種關懷愛護，又未曾有所報答，內心無限愧疚。但洗公何嘗祇對一人好，而是對衆人都如此好。他的提攜後輩胸懷，將永留衆人心中。我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起，接受洗公爲創辦人之一的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及校監寶燈法師的邀請，擔任能仁書院代院長一職，自一九九四年七月起，又蒙中華民國教育部批准真除爲院長，今後唯有竭盡心智，辦好教育，以完成他老人家的生前興辦學大學教育的宏願。